



蔡锷外传

彭本乐 著
未来出版社

87
I247.5
2412

3

蔡锷外传

彭本乐 著

未来出版社

蔡 锷 外 传

彭本乐 著

未来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 插页3 字数223,0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000

统一书号: 10303·76 定价: 1.70 元

目 录

一	洪玉施计.....	(1)
二	袁蔡相会.....	(28)
三	刺袁、遇凤.....	(55)
四	密谋、韬晦.....	(86)
五	访云吉班.....	(117)
六	肝胆相照.....	(153)
七	善恶分明.....	(182)
八	将计就计.....	(219)
九	假戏真做.....	(253)
十	金蝉蜕壳.....	(288)
	后记.....	(316)

一 洪玉施计

秋天，北京中南海里菊花盛开，丹桂飘香。这一天，吃过中饭，在居仁堂二楼的一间厢房里，坐着位年纪二十出头，生得如花似玉、穿得花团锦簇的绝色佳人，手里捧一本《封神演义》，正在埋头细读，凝神思索。

她是谁？此人姓洪，单名一个玉字，叫洪玉。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的第六个姨太太，人家都叫她洪姨太的便是。不对了！大家知道，袁世凯不但是一个窃国大盗，还是个好色之徒。大小老婆一共讨了十二个，除了大老婆于氏之外，姨太太一律以进门先后次序来称呼，洪姨太排行第六，应该称六姨太，为啥称洪姨太呢？其中自有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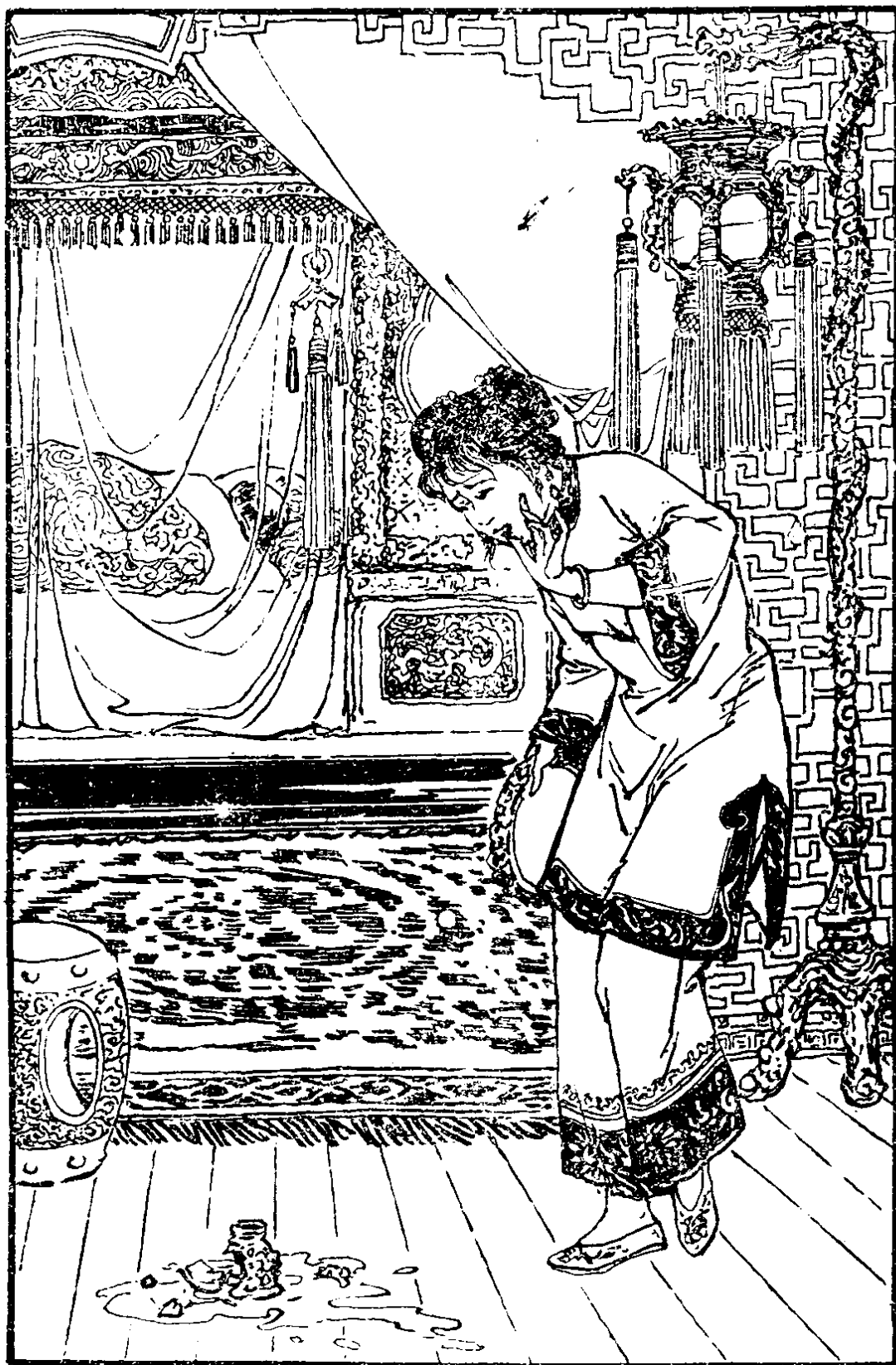
洪姨太有个哥哥叫洪述祖，担任过国务秘书，是袁世凯的心腹。几年前，由于洪述祖的地位扶摇直上，也就受到同僚的嫉妒。有一次，袁世凯听到一个亲戚说，洪述祖在采办一批军装时，以次充好，偷工减料，顿时气得面孔转色，要拿他撤职查办。洪述祖得讯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一筹莫展，只好去和妹妹商量。洪玉说：“哥哥你不要急，袁世凯的特点是个‘贪’字。我们只要投其所好，就能化险为夷。他顶欢喜啥？”洪述祖说：“他顶欢喜‘权’，第二是‘钱’，第三是‘色’。”洪玉说：“权和钱，我们都不及他，‘色’字上倒可以想想办法。”洪述祖问：“好妹妹啊！一时哪里去觅一个合适的人选呢？”洪玉答道：“合适人选有一个。”“谁？”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“你？”“唔。”

洪述祖说：“这怎么可以。我把你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，去嫁给那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，于心怎安？”洪玉一笑，对哥哥看看，心想：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出息。要真正讲仁义道德，那还能升官发财吗？我这个女人与众不同，不爱风流潇洒的小伙子，偏偏喜爱叱咤风云的老头子。当年则天娘娘，慈禧太后，不都是自愿进宫当嫔妃，到后来都坐镇龙庭，主宰天下。她们才是我最为崇拜的人。洪玉心里这样想，嘴上并不这样讲，却说道：“哥哥，三国时，孙权的妹妹孙尚香，心甘情愿嫁给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刘备作填房，为啥？这叫美人爱英雄。袁世凯就是当代英雄，我情愿嫁给他。不过你且先不要暴露我的身份，以免引起袁世凯的猜疑。只要我进了袁家，包你青云直上，富贵双全。”

第二日，洪述祖去见袁世凯时，便乘机从袋袋里摸出一张照片，然后说，这是从民间选来的美人，请总统过目。袁世凯看见照片，仔细端详了好多分钟，还不肯放下。一见洪玉本人，更是乐坏喜煞，迫不及待地即日行聘过礼，办了第六场喜事。婚后才过了三天，洪玉因受到十分的恩宠，便大胆地说明了自家的真实身份，袁世凯得知后，非但不再追查洪述祖的罪行，反而对他着实奖赏了一番。

洪姨太非但生得漂亮，而且聪明绝顶，可称秀外慧中。眉毛会说话，眼睛会传情，樱桃小口里能吐出奇花异草。凡是袁世凯有不高兴的事，只要和洪玉略谈几句，就能化忧为喜，转怒为乐，因此得到了老袁的特殊恩遇，不许别人称她六姨太，破例称她为洪姨太。

现在，洪姨太正在研究姐已如何制伏纣王的手法。她晓得，当前中国顶有权势的人是袁世凯，只要我掌握了袁世凯，也就等于掌握了全中国。他是名义上的总统，我是事实



上的女皇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从外面跌跌撞撞进来一个丫头，惊慌失措地边走边喊：“洪姨太，不好了！洪姨太，不好了！”

洪姨太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心腹丫头小青。看她面色苍白，嘴唇发抖，晓得她一定闯祸了，赶紧问：“小青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洪姨太，刚才我看时间已经过一点半钟，想大总统午睡就要醒了，快去准备参汤吧。哪知在门槛上绊了一跤，把那只白玉夜光杯跌碎了！”小青讲罢，眼泪直流。

“啊？！”洪姨太虽说沉着胆大，听到这里，也吓得目瞪口呆。为什么总统府里打碎一只杯子，要急得这样？因为这只杯子非比寻常，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。在袁世凯二十六岁的时候，他担任清朝驻朝鲜最高长官。当时朝鲜的开化党首领金玉钧发动政变，把国王李熙赶出了宫廷。李熙向袁世凯求救，袁世凯带领清兵，镇压了开化党的起义，把李熙送回王宫。王太后为了表达感激之情，就把这件国宝白玉夜光杯送给了他。这只杯子真是世间罕见，白如雪，薄如纸，夜里会发出银白色的光芒；在月黑沉沉之夜，拿了这只杯子，一面喝茶，一面看书，就用不着点灯。顶顶稀奇的是，如果水里有毒，这杯子就会立刻泛出红颜色，毒性越重，颜色越红。袁世凯顶怕人家谋害，所以一天到晚离不开这只杯子。现在杯子打碎，洪姨太怎会不急？“小青，你这鬼丫头，这样不当心。等一会儿总统晓得，非拿你活活打死不可！”

“洪姨太救命，洪姨太救命啊！”小青吓得跪了下来。

“叫我怎样救法？我也只能看着你死。”洪玉用手指在小青额上一戳。

“洪姨太，我们一家老小全靠我供养。求求你看在我服

侍你多年的份上，无论如何替我想想办法，救我一命。”小青又连连磕头不停。

看她苦苦哀求，洪玉想，要不要救呢？要救！一来，小青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丫头，今天又是我当班，出了事我也有责任；二来，救了小青，她势必更加忠心地为我出力；三来，我若救了她，还能在中南海里争取人心，树立威望。准定救！但还是故意问道：“小青，你要我救你？！”

“求洪姨太救命！求洪姨太救命！”小青又连连磕头哀求。

“我救了你，你将怎样来报答我呢？”

“从今以后，你要我做啥我就做啥。”小青象发誓一样。

“哦？！那么我叫你用毒药来毒死袁大总统呢？”洪玉斜着眼问。

小青万万料不到她会问这句话，一时语塞咽喉。“这……”

洪玉面孔铁板，目露凶光逼着问：“什么？！”

小青吓得不敢回答，只吞吞吐吐说：“那……”

洪玉紧追不放：“说！快说。”

“洪姨太，你不会这样做的。”小青好不容易急出这句话来。

“我会这样做的！你说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照办！”

“好！你起来，等着我救你。”

“是！谢洪姨太。”小青刚刚立起身来，只听见外面传

叫，“大爷上楼！”洪姨太听见传呼声，赶紧把手里的《封神演义》往拍屉里一放，对着镜子，理了理头发，又把衣裳拉拉好，坐坐正，手往红木茶几上一搁，做好会客的架势。

这时，从走廊里传进来一阵清脆响亮的皮靴声，由远而近，到厢房口脚步声停。洪玉一看，门口站着一位年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：宽额，阔嘴，爆眼，两耳虽大，耳垂短薄；身材不高，略为肥胖，穿一身淡蓝色镶嵌金线的将军装。这正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。袁克定是正室于氏所生。据说，他出生那一天，袁世凯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个老太提了一篮红蛋乘车而来，正要攀谈，忽然听见一阵婴儿的哭声，袁克定出世了。算命先生说，这个老太不是别人，正是梨山老母。袁克定生下来，额角上有一块疤记，所以小名叫记光。他从小跟了父亲，到过朝鲜，又在济南、天津、北京各地，阅历不少，深晓官场内幕；后来又被派到德国去留学，通晓德文、英文，懂得军事和外交事务，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助手。他道貌岸然，循规蹈矩，摆出一副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的样子；实质上，和他的老子一样，专横独断，伪善虚假。至于娶妻纳妾，也象老袁一样，多多益善。他的正室见他生活放荡，就到公公那里去告状，哪知反而被袁世凯训斥一顿，说道：“丈夫娶了姨太太，做妻子的应当高兴。有作为的男人，三妻四妾不算一回事。女人吃醋是不对的。”这就是袁氏的家教。近年来，袁克定认为父亲如果做了皇帝，自己就是名正言顺的大太子，可以写进宪法。所以，他成了恢复帝制的积极拥护者。现在他进了厢房，对洪姨太毕恭毕敬一鞠躬：“六妈！”

“大爷，不敢。请坐！”

“是，谢六妈！”袁克定在红木靠背上坐下。

袁克定怎么称洪姨太为六妈呢？这是袁家小辈对长辈的统一称呼。凡是袁世凯的子女，不管嫡出或者庶出，也不管是儿子或者女儿，称正室于氏一个字——妈；称大姨太沈氏：亲妈；称其他姨太太都在妈字上面加一个号码。称二姨太李氏二妈；称三姨太金氏三妈；称四姨太吴氏四妈；……每到逢年过节，袁世凯带了大小老婆十二个，一并排在堂上坐好，子女依次上去见礼，先要吸足一口气：“爸、妈、亲妈、二妈、三妈、四妈、五妈、六妈、七妈、八妈、九妈、十妈、十一妈。”否则接不上气。

见袁克定喝过丫头送来的西洋参汤后，洪姨太问一声：“大爷，今朝来到，有何贵干？是不是寻总统商谈国事？”

“不！我是特地来看望六妈，向六妈问好的。”袁克定恭敬地说。

“不敢当。多谢大公子！”洪姨太心想，这可不是真话。我来到袁府这么些日子，他从来没有特地来向我请过安，今天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，而且这事，看来又非我帮助不可哩！“大爷！我想，你除了向妾身请安，一定还有更要紧的事吧！”

这个女人真聪明，一猜就着。袁克定来有什么事情呢？前两日，他有个要好朋友送了一方金印给他，上面镌刻着“皇太子印”四个大字，袁克定看了爱不释手。在一股热情的冲动下，他连夜去见老头子，劝他及早登基。袁世凯老谋深算，怕欲速不达，不肯马上答应。袁克定又去找生母于氏商量，要她去劝说父亲。于氏虽然出身乡里，倒很识大体。对袁世凯说，儿子要你做皇帝是不懂事，你千万不能轻信，以免被天下人唾骂。袁克定没有办法，这才来寻洪姨太商量。

他晓得袁世凯最听六妈的话。现在要想开口，见一旁站着个丫头，诸多不便，只好支吾着说：“六妈，没什么事，我坐一会儿就走。”

洪玉何等机灵，一看就懂了，回过头来对小青看看，嘴一撇，小青会意退出，洪玉才轻声说：“大公子，请教了。”

袁克定立起身来，恭恭敬敬又是一鞠躬，“妈！”

洪姨太一惊！妈字上面的号码，怎么拿掉了，他叫自己的亲娘才叫妈。“大爷，你叫错了。”

“不！没错。我是叫您妈！”

洪玉面孔一红。为啥？儿子比娘还大十多岁哩！“大爷叫妾身‘妈’，叫我怎么担当得起。有话，请坐下来讲。”

“是！妈！”袁克定重新坐下，从袋里摸出一张纸头，“妈，请您先看这个。”

洪玉接过一看，是一张黄颜色的薄纸，上面画一大一小两条龙，大龙昂首飞腾，小龙咬住大龙的尾巴冲向云天。“大爷，这幅画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妈，昨天我和几个朋友到西山去打猎。回家时迷了路，走进一座树木森森的古庙，见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妇人，她笑容满面地对我招手，说道：‘贵客来了，贵客来了！’……”

洪姨太想，这倒是件奇事，不知后来怎样？听下去再说。“这位老太是什么样的？”

“她雪白的头发上裹着一条紫色的绸带，穿一身黄缎绣花衣衫，左手撑着龙头拐杖，右手提着一篮生梨。她将篮子在我面前放下后，回身就走。只闻得一阵香风扑鼻而来。”

洪姨太对他看看，心想，要么你碰到鬼了。说什么到西

山去打猎迷了路，碰着一个老太在地上放一篮子生梨，化作香风不见了。要不是他胡说，很可能是他的朋友设下的圈套。且让我先随便附和一声再说。“大爷，据我看，这位老太不是别人，恐怕就是梨山老母了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她送的是生梨，又相遇在山里，不是梨山老母还有谁？”

“对啊！我也是这样想。我出生的时候，她送红蛋来，现在又送生梨，一定是梨山老母。”

“那么这梨你吃了没有？”

“我吃了。当我把梨子剖开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里面有一颗蜡丸。”

“蜡丸？”洪姨太故作惊奇地问，“是不是仙丹？”

“不！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幅双龙图。这意思您懂吗？”

懂！怎么不懂？老龙是你的老子，小龙就是你这个儿子。老龙升天，他当天子；小龙攀附，你当太子。既然你一心想当太子，那么我就来个顺水推舟，恭维恭维你。便笑嘻嘻地说：“恭喜大爷，深山遇仙，洪福齐天，册封太子，就在眼前。”

袁克定叹了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可是，妈！事情没有那么容易。我那老头子，喔！不，父亲大人他生性多疑。谁都知道他想当皇帝，可‘登基’两个字，连提都不准提。”

“他不肯登基，叫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”洪玉两手一摊。

“妈，谁不知道父亲最宠爱的是您。孩儿乞求您相助一臂之力，让袁家早坐天下。”袁克定恳求道。

“大公子言重了。洪玉人微言轻，有什么能耐来相助您啊！”洪姨太摇摇头，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。

袁克定紧追不放。“不，孩儿知道您是女中豪杰，胜过慈禧三百倍。要是将来孩儿继承了王位，一定尊您为太后。”

听到这里，洪玉的心被吊了起来，血往上涌，脸上泛起了红晕。她极力控制着感情。“大爷，你这不是折煞我了，要我办事尽管吩咐，何必信口开河呢？！”

“不，决不是信口开河，因为我将来总有一天要尊您为太后，所以现在才叫您妈！”袁克定神态十分真诚。

喔！原来这个意思。洪姨太听完，只觉得心里甜津津的。心想，先当太后，进而听政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。为了掩盖自己的野心，来个欲擒故纵，便故作姿态地说：“大公子，我能作为袁家的一名姬妾，已算天大福气，心满意足了。大爷这样一说，岂不要折我阳寿啊。再说，袁总统胸有成竹，我的说话也不会有什么用，还是另请高明吧！”

看她不肯答应，袁克定也施出了他的看家本领，从凳子上“轰”地立了起来，走到洪姨太面前，双膝跪下：“妈，孩儿我这里叩头求您了。”

洪姨太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跪下来。儿子比娘大十多岁，跪在面前实在难看。再说老头子午睡马上要醒了，被他看见象啥样子，便忙不迭站起来说：“大公子，快请起来！”

“求妈助一臂之力。”袁克定赖着不起。

“有话请起来讲，跪在地上不敢当。”

“不，要是妈一天不肯答应，我要跪上一天；一年不答应，我就要跪上一年。”

“大爷言重了，请起。”洪玉把他略为搀扶了一下。

其实，这本是袁克定的一个绝招。前年，总参谋长段祺瑞和袁世凯不睦，辞官隐退。袁世凯生怕他发动兵变，就派袁克定到保定去，邀请段祺瑞过去的上司王士珍出山，接任总参谋长一职。王士珍隐居多年，不肯复出，于是袁克定便往他面前一跪，说道，如果叔父大人不肯出山，我要跪上一年，逼得王士珍只好答应。今天不过是他的故伎重演。此刻，他重新坐下后，便说：“妈，我的抱负是要当第二个唐太宗，您就成全了我吧！”

好！你当唐太宗，我做武则天，各得其所。架子摆到这里，恰到好处。洪玉乘机收场，便说：“大爷，妾身既蒙嘱托，一定相机行事。公子请起。”

“谢妈妈。”袁克定立起身来，双手在膝盖上拍了拍灰尘，仍回原位子里坐下。“妈，您向父亲进言，有何妙计？”

洪姨太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“大爷，妾身有小计一条，不知可能行得？”

“请教，是什么妙计？”

洪姨太凑到袁克定耳边，叽叽咕咕轻语几声，听得袁克定眉开眼笑。心想，这个女人的本领，真不在慈禧之下。佩服！“妈，这个办法太好了！您真有诸葛之谋，张良之才。将来的太后，非妈您不可。”

“你说得好！大爷请稍坐。我这就去布置一下，马上就来。”

“请便！”

洪姨太从橱里拿出一只红绸布包，看上去份量很重，转身轻手轻脚地往袁世凯的卧室里趑去。不多片刻，又轻手轻脚地走了出来，手里的红绸包变成了一块红手绢，仍到原位子上坐定：“小青！”

小青听到叫唤，赶紧应声进来。“洪姨太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大总统就要醒了。你把打碎的白玉杯碎片，放在茶盘里送进去。”

什么？这不是去送死嘛！小青发急了。“洪姨太救命！”

“就是为了救你，才叫你进去的。”

“要是大总统看见夜光杯打碎了，不要把小丫头活活打死吗？”小青胆颤心惊地说。

“你不要急。把耳朵凑过来。”洪姨太又在小青耳边，如此这般轻语了几句。

顿时，小青脸上转忧为喜。“洪姨太，亏你真能想得出来。嘻……”

“不要笑。”洪玉严厉地说：“这种嬉皮笑脸的样子好见总统吗？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给我哭！”

“我一时哭不出！”

“我来教你。”洪玉从发髻上拔下一只翡翠金簪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猛地朝她下巴上刺进去三分深。

这下可痛得小青极叫出来：“啊哟！”

“哭！”

“噉——”

“轻点！”

“噉——”声音减轻了一半。

“差不多了！”洪玉她怎么会做导演的？这倒不知道，可能唱过戏的！

“好！现在就照我讲的去做。做得好有赏，做不好，要你死！”

“是！”小青托了盘往里厢房走去。

袁世凯今年五十六岁。他是前清总督袁甲三的侄孙，父亲袁保中是袁氏家乡项城的团练使。他立嗣给叔父——江南巡盐道袁保庆为嗣子。袁世凯的名字是他叔祖父袁甲三给起的。因为当年，袁甲三曾经打退了一次太平军的进攻，就在班师凯旋的时候，袁世凯出世了。为了纪念这次凯旋，他就高兴地替侄孙起了这个名字。袁世凯从小有两个特点：第一是聪敏过人，考秀才时名列第十；第二是个性放荡不羁，不怕任何约束。在考举人时，考官认为他的文章不守绳墨，不予录取，因此他十分愤懑不平。二十岁这年，他效学薛仁贵，带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小弟兄，到“庆”字营将军吴长庆的军营去投效。吴长庆以世叔的身份，训斥了他一顿后，便留他在军营里，请誉满江南的大才子、后来中了状元的南通张謇教他读书。袁世凯不肯读，老师问他：“你不读书，将来怎么办？”他瞪出两只大眼睛说：“大丈夫应当手提三尺龙泉，立功万里疆场，岂可老死牖下？我袁某人不是来混饭吃的，这里既无用武之地，我要远走高飞了。”哪里晓得，就这么几句话倒打动了张謇，便对他说：“何必舍近图远，待我安排一下。”不久，吴长庆便派他担任营务处帮办，每月饷银三十两。过了一年，他听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，就直奔天津，以仕宦子弟的身份去请求录用效力。李鸿章是清朝的名宰相，很会识人用人。经过一番交谈，感到这个青年精明强干，前途无量，便准备委以重任。袁世凯的叔叔刑部侍郎袁保恒，得着这个消息，连夜赶到天津，对李鸿章说：“舍侄世凯，难以驾驭，将来要坏大事，切勿重用。”李鸿